燕彙

燕彙卷十二

熱河日記目錄

銅蘭涉筆

熱河日記卷二十六

銅蘭涉筆

余訪俞黃圃世琦硯北置文石硯屛屛前有蘭一本諦視則銅鑄也鳳眼迎風紫穎泫露眞奇造也余爲借數日丌之所寓東壁下扁之曰銅蘭齋

乾隆四十一年丙申琉球使臣呈文禮部求去具呈琉球國正使耳目官向崇猷都通事毛景昌爲乞順夷情早賜遣歸事崇猷等奉王命恭逢乾隆三十九年知貢典蒙福建撫昌給發兵牌勘令沿路護送前來近於上年十二月初一日抵京恩準隨班行禮及

朝賀元朝令節則小邦末員得近天顏加以賞給縻
餼敵等感激無地茲公務已竣空閑守居琉球地屬
海外往來全憑風䫻此時回閩回国正值其候但敵
等來京時逢隆冬河凍結氷不得不由王家營一直
起旱而來現今返棹時值仲春風和地暖正可起程
合情叩懇大人仰體皇上撫綏至意俯鑑遠人體照
前例恩準由旱而至濟寧登舟而歸理應預先呈明
大人臺下迅賜奏請勅書併閱兵部填給勘合恩賜
於二月初內敵等聽候遣發寔為恩便千秋戴德切
呈乾隆四十一年正月二十四日具呈云其自叙直
而情辭婉切此出塘報舊紙今番我使擬當呈文當

出塘報流傳天下

琉球國貢例琉黃一萬斤赤銅一千斤錫鑞三千斤

云

太平御覽云漢時霍里子高朝鮮人也晨起刺船見一白首狂夫被髮携壷乱流而渡其妻止之不及遂溺死妻乃携箜篌鼓之歌曰公無渡河公終渡河公淹而死當奈公何音甚悽切曲終亦投河而死子高還以其聲語妻麗玉麗玉傷之引箜篌寫其聲爲箜篌引余在熱河太學閱樂器無所謂箜篌者皇城琉璃廠中多使人求之而適未得果不識其製

天妃俗傳黃河之神今清勅封爲天后回回人多入

此教云天妃神有十二字尊號載清祀典
我東袍笠與帶恰似中國之僧其夏天所戴或籐或
摟袍特方領異耳然袍皆黑貢緞或紋紗其貧者猶
袍秀花紬野繭紗與下醫觀海入王田一舖則數十
人圍觀爭鬧吾輩布袍詳察其製樣而大疑之私相
謂曰這個化齋的那地來哩或戲荅云從舍衛国給
孤園來哩非不知我為朝鮮人而見袍笠譏其類乞
僧也大約中国女子及僧徒道流不変舊制而東方
衣冠多襲新羅之舊制新羅始倣中華制然俗尚佛
教故閭閻多効中国僧服至今千餘年而不知変反
謂中國僧徒恍我東衣冠而效之豈其然乎

僧笠之以籐絲結者其色如我東草笠以棕絲結者
其色如我東朱笠籐笠以棧絲為紋棧笠以籐絲為
紋蒙古人亦夏天戴笠多皮造塗金上垂雲氣東俗
之冬天戴笠雪裡把扇為他國所笑
中國鄉試之規第一場試以四書文三篇性理論一
篇一晝夜而畢第二場試以經文四篇排律一首一
日而畢第三場試以策五道亦一晝夜而畢皆千餘
言會試之規亦同殿試則单試策一道亦一晝夜必
萬餘言然後中式又其格式無一差誤然後乃可入
翰林殿試後又有朝考試以詔誥論詩只許一日而
畢鄉會試五道策内三条古策二条時務殿試則專

試時務一得中鄕試則因爲舉人每會試直赴雖未得會試十餘年後得一知縣
李卓吾以其煩癢公然剃髮中國人亦謂其克性益中國剃髮之徵也今中國人開剃金元之所無若中國生出眞主如　皇明太祖掃廓乾坤而愚民之習熟成俗者已百餘年之久則應亦有以束髮加帽反爲煩癢而不便者矣
余入中国沿道二千里之間時方夏秋之交劇暑常晝日四五下馬入人家休憩而去丈二芭蕉太湖石茶䕷架子班竹欄干往〻而有護階綠竹滿簷翠梧到處多見

高麗時宋商舶頻年來泊於禮成江而貨湊集麗王待之以禮故當時書籍大備中国瑶物無不來者我國不以水道通南貨故文献尤貿〻不識三王事者全由此也日本通江南故 明末古瑶書畫書籍藥料輻輳于長碕島今蒹葭堂主人木氏弘恭字世肅有書三萬卷多交中国名士

班禪所居前枰後鏡左鍾右玉上盤水下寶刀晝日焚香哦然一笑

即今戶部尚書和珅皇帝寵臣也兼九門提督貴振朝廷皇帝誕日余至山莊門外貢献之物輻輳門前皆覆黃袱非金佛則皆玉瑶云和之所輦來者即珍

珠葡萄一架在其中以金銀烏銅出色為蔓葉以火齊瑟〻為葡萄真所謂草龍珠帳康熙皇帝萬壽節在三月康熙癸未是日九卿皆進古玉書畫為壽皆蒙納入內府王士禎時為刑部尚書亦獻其家舊藏王晉卿烟江疊嶂圖長卷後有米元章書東坡長句康熙傳旨云向來進御凡畫槩無故者此卷畫後米字甚佳故特納之因諭知康熙時古玉書畫之奉未嘗非緣飾雅素而再轉為金佛珠葡則人臣私獻皆康熙之啓也和珅方其貴寵故皇帝亦嘗曰珅愛我也忘其家而獻於朕云爾則亦將曰朕以四海之富無此真珠葡萄珅安從得此珅其危哉

耕織圖始于宋於潛令四明樓璹以獻思陵逐段有憲聖皇后題字康熙中復命工摹寫逐段有康熙詩御筆乾隆中徽州守臣逐段摹刻于墨板鏤刻精巧墨凡四匣一匣十二笏價銀一百三十兩乾隆辛卯年間其價如此云丙申價低為銀八十兩今余親至廠中覓得兩函精巧殆非人手造成余問價于徐文圃璜則答墨非絕品且第次中舊闕二笏故久不能售然價猶不下六十兩銀云

徐璜為余言藏書辟蠹方以寒食麪和臘雪水為糊粧潢則不蠹以皂莢末置書中則不蠹此方出宋王文憲養筆方以硫黃湯舒其毫蘸東坡以黃連煎水

調軽粉蘸筆頭候乾扨之黄山谷以川椒黄蘗煎湯染筆蔵之尤佳

方士所說三神山蓬莱方丈瀛洲在海中神仙常往来遊居其間日本人自認為其國所有我国亦以金剛山為蓬莱濟州漢拏山為瀛洲智異山為方丈皇輿攷曰天下名山有八而五在中國泰山華山少室太室首陽而其三在外夷此妄也皇輿攷據方士所稱謂三在外夷而我國與倭紛紛然較有無則惑也天下名山豈止有八而中國豈止於五外夷名山亦豈止三

皇輿攷云天下有三大水黄河長江并鴨緑江然鴨

綠江亦在外夷兩山墨談陳霆云長淮為南北大限自淮以北為北條凡水皆宗大河未有以江名者自淮以南為南條凡水皆宗大江未有以河名者二條之外北之在高麗曰混同江鴨綠江南之在蠻詔曰大渡河禹跡之所略也此說非是江與河以清濁分余渡鴨綠江江廣不踰於漢江而清則比之自至皇京凡渡水十餘或舟涉馬浮而所名混河遼河灤河太子河白河等水皆黃濁蓋野水濁而峽水清也鴨綠江發源長白山而行塞上諸山中故常清東八站諸水皆清亦其驗余雖未見長江而發源於岷峨萬山中穿三峽而下則其清可知所謂南條諸水未有

以河名者楚之南多山多石故水皆清故也然則南
詔之大渡河想應發源平野而水濁故稱河耳
楊循吉志異云皇朝文臣得拜極品爵者不數人威
寧伯王公其一也公當廷試日稿甫就忽旋風起掀
下騰其卷於雲霄中廷臣與同試者咸仰視彌久彌
高至不見乃已中官以聞詔許別楷謄進後公由中
執法大司馬以進於伯爵此王越事也我　成宗朝
景福宮簡儀臺遺落一紙中朝試券其封彌乃王越
名附貢使奏其券　天子嘉越有風力乃拜執憲之
職循吉所記只言其旋風飛券而不詳其下落延言
其由執憲以進而未詳其實由我國奏聞于　天子

也

原始秘書言高麗之學始於箕子日本之學始於徐福安南之學始於漢立郡縣而置刺史被之以中国之文學後至五代末節度使呉昌文方盛自中国流行外夷數軒間其文皆不免於夷狄之風窘竭鄙陋不足以續聖教者蓋其聲音不同其奇妙幽玄之理非筆舌之可傳故不相合此可謂切論吾東不知叶音之妙故柳眉菴号能知音而其註解毛詩不從叶音詩多絕韻如王姫之車不從麻韻而從魚韻之類是也

酉陽雜俎近有海客往新羅吹至一島上滿山悉是

黒漆匙筋多大木客仰窺匙筋皆木之花與鬚也因拾百餘難而還之用肥不能使後偶取攪茶立消此似妄也吾南沿海島中若有是木豈有不聞之理許亢宗行程録自同州四十里至肅州東望大山金人云此新羅山其中産人参白附子與高句麗接界此妄也雖未知同州肅州在於何處而金人所指新羅山安得與高句麗接界可謂翔南貿遷

高麗人参贊三椏五葉背陽向陰欲來求我椵樹相尋中国文書多載此贊椵樹葉似桐而甚大多陰故人参生其陰云椵樹即我國所謂自作木以為册板我国至賤而中原墳墓皆種此樹青石嶺成林

大唐新語李襲譽性儉約好讀書寫書數萬卷謂子弟曰吾不好財貨故以至貧乏然京城有賜田十頃可以充食河南有桑千株可以充衣寫得書萬卷可以求官汝曹共勤于此三事何求於人余亦性不好貨故以至貧乏然點檢平生所寫書不滿十卷燕岩手所種桑纔十二株其長條纔得及肩嘗不禁慨歎今經邊野護田桑林一望無際則又茫然自失矣

中原人以詩小序必不可廢阮亭說顧公其言曰程子謂小序必是當時人所傳國史明乎得失之迹者是也不得此何緣知此篇是甚意思大序則是仲尼所作要之皆得大意朱子學宗二程而于小序獨不

然何也郝楚望之每一詩必駁朱註亦自不可常熟顧大韶仲恭欲刊定一書用毛傳爲主毛必不可通然後用鄭毛鄭必不可通然後用朱毛鄭朱皆不可通然後網羅羣說而以已意折衷之嚴粲詩緝作于朱注之後獨優于諸家大全之作敷衍朱注全無發明用覆醬瓿可也大抵中国人作朱子盡去小序為此世一大論朱竹垞經義考卷二百闢朱子如木瓜美齊桓子衿刺學校廢野有蔓草及刺幽王刺鄭忽諸詩皆按之經傳確鑿可據而朱子盡反而斷以已意盡廢小序然其宗多宗小序獨于鄭衛之詩據放鄭之辯一語并置淫奔之科聲淫非詩淫此西河毛氏之

說而大約扶小序者說皆如此謂非朱子手筆而必出於門人之手者欲攻膽於門人而便於攻伐之計也宋史儒林傳王柏曰詩三百篇豈盡定於夫子之手乎所刪之詩或有存於閭巷浮薄之口漢儒取以補亡此說甚似有理然則中土所扶小序亦豈無漢儒傅會哉余嘗與初翰林彭岭高太史棫生飲段家樓紛紛以小序相質余大言曰詩三百不過當時閭巷間風謠歡愉疾痛喜怒哀樂之際不得不有此聲如候蟲時鳥之自鳴自吟觀風者採其謠而字而句之列之學校被之管絃是所謂列國之風而詩之名所由立也何從得作者姓名哉小序說詩必皆有作

詩之人曰此某〻之作如後世之全唐詩則斷可見
其傳會如爲焦仲卿妻作及古詩十九首何嘗有作
者姓名於諸人皆黙然貌似不然之蓋宗小序始于
蘇子由而攻小序始于鄭夾漈駁朱注極于馬端臨
毛奇齡朱彛尊而近世靡然爲時義
呉郡爲時可蓬隱續録聚頭扇即摺疊扇貢於永樂
間盛行於國東坡謂高麗白松扇展之廣尺餘合之
只兩指倭人所製泥金面烏竹骨即此余至京有外
國道人利瑪竇贈余倭扇四柄合之不能一指甚輕
而有風又堅緻云由此觀之中国初無摺疊扇〻皆
團扇類我東所稱尾扇蓋見之古畫如蕉葉桐葉白

羽之類是也我東罷作多做日本則摺疊扇高麗學
之日本中原學之高麗歟中國大扇名高麗扇製甚
樸傳東紙油黃細書畫頗瑜之
歐邏鐵絃琴吾東謂之西洋琴西洋人稱天琴中国
人稱蕃琴亦稱天琴此器之出我東未知何時而其
以土調解曲始于洪德保乾隆壬辰六月十八日余
坐洪軒酉刻立見其解此琴也槩見洪之敏於審音
而雖小藝既係刱始故余詳錄其日時其傳遂廣于
今九年之間諸琴師無不會彈兵郡瀛時可始至京
得之利瑪竇以銅鐵絲為絃不用指彈只以小板案
其聲更清越云又自鳴鍾僅如小香盒精金為之一

日十二時凡十二次鳴亦異云〻并見蓬窓續錄益此兩罷　皇明萬曆時始入中国也余山中所有洋琴背烙印五音舒記製頗精好故今來中国為人應求遍覽所謂五音舒而竟未得

丹青記王維為岐王畫一大石信筆塗抹自有天然之趣王甚寶之時於畀邑間獨坐注視作山中想悠然有餘趣數年之後益有精彩一朝大風雨中雷電俱作忽拔石去屋宇俱壞不知所以後見空軸乃知畫石飛去耳憲宗朝高麗遣使言某年月日大風雨中神嵩山上飛一奇石下有王維字印知為中国之物王不敢留遣使奉獻上命羣臣以維手蹟較之無

毫髮差謬上始知維摩神妙偏索海內藏之宮中地
上俱灑鷄狗血厭之恐飛去也以此推之中國齊諧
所記其疏謬可知中國稱高句驪為高麗者雅矣而
高句驪亡於唐太宗永徽中則憲宗時安得遣使王
氏高麗都於松岳之下松岳號神嵩而且將謂王氏
高麗則太祖之興國乃在朱梁友貞〻明四年後憲
宗百餘年矣王維唐明皇時人則先憲宗百餘年矣
其飛石之說本自荒誕而所記又甚乖謬此應本之
王越試卷事依俙為此說耳

吾東最不得志於東坡高麗求書史於宋則東坡引
漢東平王故事上劄峻斥之其通判杭州時高麗入

貢使者凌蔑州郡押班使臣皆本路管庫乘勢馳擯至與幹轄抗禮公使人謂之曰遠夷慕華而來理必恭順今乃爾暴恣非汝導之不至是也不悛當奏之押官者懼為少戢使者發幣於官吏書稱甲子公却之曰高麗於本朝稱臣而不稟正朔吾安敢受之使者亟易書稱熙寧然後受之時以為得體此見東坡

墓誌

元祐五年二月十七日見王伯虎炳之言昔為樞密院禮房檢詳文字見高麗公案始因張誠一言契丹於虜帳中見高麗人私語本国主向慕中國之意歸而奏之先帝始有招徠之志樞密使李公弼因而迎

合親書劄子乞致招遊命發運使崔極遣商人招之
天下知非極而不知罪公卿如誠一益不足道也又
淮東提舉黃實言見奉使高麗人言所致贈作有假
金銀錠夷人皆坼壞使露胎素使者甚不樂夷云非
敢慢也恐北虜有覘之者以為真爾由此觀之高麗
所得吾賜物北虜蓋分之矣而或者不察謂虜不知
高麗朝我或以為異時可使牵制北虜豈不誤哉此
二條俱載東坡志林子瞻以當時招徠高麗為失計
觀其諸所記述俱為國家深長之慮然當時士大夫
殊不知高麗慕華之誠出於赤心為遼金所牵制不
能一心事宋此高麗列朝至恨每得宋之士大夫文

字則焚香敬讀如此烟幅未見能暴徒為中土士大
夫所鄙外足為寒心余與王鵠亭極言辨之
名山記曰江原道金剛山中有一泓曰觀音潭、畔
崖名曰手巾崖石心有凹如杵舂謗傳觀音浣處
崇禎丁丑十一月二十二日正朝使(與建州和解後)韓亨吉
書狀官李後陽之行定例外別貢紅柿三十駄勅使
又督納二萬個其時勅使英俄兒代馬福塔戴雲曾
在道馳獵責納房妓少不如意則鞭扑狼藉倭人亦
求馬三百鷹三百野鶴三百今此使行所持方物不
過紙席而中國賜賚供給留館員役常費十餘萬云
比諸清初可謂反為貽弊中國

徐渭路史云唐時高麗貢松烟墨和麋鹿膠造墨名隃麋王阮亭辨漢縣名隃麋地出石墨與高麗無涉而獨不辨唐時元無高麗何也隃麋所出石墨想應今時所用石煤也漢時不識蓺火以為石墨歟

皇明萬曆九年西洋人利瑪竇入中國留北京二十九年中國人無信之者獨力主其曆法者徐光啓一人遂為萬曆世法之祖宗則萬曆紀年乃瑪竇入中國之兆

萬曆壬辰　神宗天子大發兵東救我國之難其時所發帑銀八百萬兩

新羅時土産有大小花魚牙錦霞錦白氎布

王元美稱東紙徐文長甚愛東紙如錢厚者鍾伯敬

嘗書唐劉眘虛詩十四首

中原進士及第出身一甲三人壯元次㩁眼次探花

壯元卽授翰林修撰㩁眼及探花爲翰林編修二甲

八九十人苐一人謂之傳臚亦授翰林三甲百餘人

則與二甲通納朝考或點翰林或授六部主事或授

知縣不與於此則爲歸班進士不比我東較量地閥

分授三館之規

雍正壬子譯官崔壽城過高喬堡見吳光霽光霽嘗

受吳三桂僞牒以此被謫仍居於此年方八十七耳

聾神昏不能酬酢出示當時文籍一天下都招討兵

馬大元帥周王為陞授官員事予以宇宙昏蒙如居
長夜仰承天意倡義救民必資智勇之才共濟昇平
之烈查得吳光彩令授以金吾侍衛遊擊用示優異
合行給劄為此劄付本官遵照任事爾受茲委任宜
益加奮勵栽力行間茂建勳勞以膺顯用儻有奇功
足錄自有不次爵賞汝共勉哉須至劄付者右劄付
遊擊吳光彩準此周四年五月廿七日劄付二兵部
為陞授官員事洪化元年七月十六日兵料抄出李
少保金吾衛左將軍胡題為補用官員請給劄付事
令查得侍衛遊擊吳光彩老成練達應加以叅將職
御管理內府事等因具題旨吳光彩等依議用兵部

知道欽此欽遵擬合就行為此合劄本官遵照本部
欽奉旨內事理欽遵任事施行須至劄付者右劄付
恭將吳光霱準此洪化元年七月廿一日經承劄付
一戶部請添官員事乃是差授光霱戶部員外郎者
也補洪化二年七月廿六日俱有印押蓋吳三桂起
兵四年而改元也自作九錫禪文李克用之所不為
誓死他日復唐社稷大　明遺黎日望義旗天下有
誰知周家洪化吳光霱尚以此牒為家藏舊蹟其意
可知而亦可見當時寬大之政
吸毒石棗子大青黑色小西洋一種毒蛇頭裡生石
能治蛇蝎蜈蚣諸蟲咬傷并治癰疽一切毒瘡惡瘡

即將石置傷處石自緊粘不落吸毒盡時石自離落患不除痊須預備人乳一鍾急將石浸之候至乳色略青即洗清水淨抹收貯以待後用若浸乳稍遲則石毒過出久後無靈

未及山海關十里 有姜女廟新建行宮望夫石傍有小亭曰振衣亭秦時范七郎築長城死於六騾山下夢感其妻許氏孟姜陝西同官人也獨行數千里收七郎骸骨歷憩于此後人立祠姜女竟負骸入海死既殁日有石出海中潮至不沒云望夫石三字太原白暉題作如是觀四字内閣脩撰賀廷佐書李蟠撰祠記商昺書祠後立四碑一張棟撰 皇明萬曆

甲午立一張時顯撰　萬曆丙申立一程觀頤撰康
熙己酉立一高齊岱撰康熙戊辰立唐詩人王建所
詠望夫石在武昌或曰秦時不稱陝且無稱郎姜者
齊女也
王氏韓賛淸達國一王之制曰外三王而內二教蓋
以釋老二氏之術雜儒道而文之也雍正時有密奏
請令所在僧尼相配還俗可得旗下百萬雍正下詔
詗諭曰佛老之教心性本源善悪感應理氣根窟自
昔理天下者本之倫常敎之事功則二氏之教無與
乎禮樂刑政之區恐其有妨於名教則哲王賢辟疎
而遠之則有之朕未聞其悖其性而挫折之也近有

客奏進來毒誣釋氏請令所在僧尼還俗朕恐一夫
一婦不獲其所今不問情願還俗則不獲其所者不
啻數百萬人僧尼即鰥寡孤獨所當矜憐理學之人
先罵二氏自以為理學者此習不知將自何典夫理
學貴於躬行實踐若虛誣二氏即為理學則卑淺矣
國家尊尚理學之意本不如此若云妖言惑衆作姦
犯科皆出於僧徒此等果於本教亦無躬行實踐其
干紀冒法豈誠本教之罪哉即如近日獲重罪處極
刑者又何嘗皆僧尼道士耶執法不平不足以治天
下持論不公不足以服人心故茲諭示此載閱相應
洙癸丑藥行錄中與王氏說相符

乾隆四十年乙未十一月二十日内閣奉上諭崇奬
忠貞所以樹風教勵臣節然自昔嬗代凡勝国死事
之臣罕有録與易名惟我世祖章皇帝定鼎之初崇
禎之末殉難之臣太學士范景文等二十人特恩賜
謚仰見聖度如天輸卹遺忠寔為亘萬古之曠典當
時僅徵据傳聞題奏事件未暇遍為搜訪故得邀表
章者只有此數殆久而遺事漸彰復經論定今明史
所載可按而知也至若史可法之力矢孤忠支撑殘
局終蹈一死又如劉宗周黃道周等立朝謇諤抵觸
僉壬及遭際時艱臨危授命足為一代之完人為褒
揚所當及其他或死守孤城或身膺行陣與夫俘禽

駢戮視死如歸者當時王旅徂征自不得不申法令以明順逆而事後平情而論若而人者皆無媿于疾風勁草即自盡以全名節其心亦可矜憐雖福王倉卒偏安唐桂二王并且流離竄跡已不復成其為國而諸人茹苦相從捨生取義各能忠于所事亦豈可令其湮滅不彰自宜稽考史書一體旌諡其或諸生韋布及不知姓名之流并能慷慨輕生議諡同難于槩及亦當俎豆其鄉以紹軫慰嘗恭讀我太祖實錄載薩爾滸之戰明楊鎬等集兵二十萬四路分出侵我興京我太祖太宗及貝勒大臣統勁旅數千殲戮過半明之一時良將如劉綎杜松楊鎬等皆歿于陣

近日親製書事一篇用揚祖烈而傳示信史惟是王業肇基共抗我顏行者原當稱雄然迹其冒鏑迎鋒竭忠效命未嘗不為嘉慰又若明社將亡孫承宗盧象昇等抵拒王師身膏原野而周遇吉蔡懋德孫傳廷等以闖獻蹂躪禦賊身亡凜凜猶有生氣挹由明政不綱自萬曆以至崇禎而權奸接踵闖豎橫行遂至黑白混淆忠良泯滅海為切齒不平福王時雖間有追謚之人而去取不公亦未足為重朕惟以大公至正為衡凡明季完節諸臣既貽為國捐忠優獎寔同一視至若錢謙益之自詡清流靦顏降附金堡屈大均輩倖生畏死詭托緇徒均屬喪心無恥若輩果能

死節今日亦當在予表旌之列乃既不能捨命而猶
假言語文字以自晝掩飾其偷生是必當明斥其進
退無據之非以隱殛其冥漠不靈之魂一褒一貶衮
鉞昭然使天下萬世共知朕意準情理而公好惡即
以是植綱常即以是示彰癉所有應謚諸人並查明
史及輯覽所載遵照世祖時之例因其原官予以謚
號其如何分別定謚之處著太學士九卿京堂翰詹科
道集議以聞并茲通諭中外知之欽此以此詔觀之
我國三學士及清陰事蹟當載清太宗實錄而漠然
無聞何也夫陪臣之為中國尊攘千古所未嘗有也
乾隆為天下萬世自附公正之論而獨於我東諸賢

不必概見者以其事系外国而未及修擧耶中州人士往々提及清陰而只錄其叛塞詩篇而已其大節之爭光日月未有擧似者抑吾東講和實在關外之時則中国未之詳知歟抑嫌於酬荅而佯若不知歟抑故托感舊集（王漁洋士禛輯感旧集錄清陰先生詩其小序只書官啣名與字）以微見其意歟余每聞清陰二字未嘗不髮動脉跳雖闕自喉裡徘徊而未敢發諸齒外幾成王鵠汀痞症奈何奈何

未及遼東有王祥嶺踰嶺十餘里有冷井使行時設幕朝飯處也非石甃乃臨旁泉源盈科味甚甘冽冬温夏冷每我東使行時泉必湧々溢出而東人去則

立唱蓋遼東本朝鮮地故氣類相感而然云
我東避兵福地共有十處而皆世傳東方名僧無學
及方士南師古所占云余以為福地莫如　去邪之
所雖常布微賤之士必為開關　陪扈執羈靮不離
左右可也辟當兵乱士女波蕩無尋深山絕峽藏蹤
岩穴之中其不知甚矣運粮既絕必先餓自死其愚
一也不見兵而先為虎豹所害其愚二也外間消息
阻絕莫識去向其愚三也草樹霧露先有疾疫之患
其愚四也若遇土賊必為弱肉其愚五也人生不幸
值壬辰倭乱丙子虜兵則龍灣南漢皆為福地當時
避兵者皆以兩處為絕地孤城而余以為　王靈所

在必天地同力百神呵護國在與在國亡與亡與共竄身艸莽守諒溝瀆無寧生為忠臣死為義鬼也當

見松溪記行 麟坪大君著 清兵之進圍松山也我 孝宗大王在鳳林邸時陪 昭顯世子被質俱駐清陣中幕次因地勢不便纔移他所是夜寧遠摠兵吳三桂率所部萬騎潰圍馳出 幕次初設之地適當潰圍之路當時移幕若有天祐神助吾 東過而從人倘非依托 王靈烏能免奔衝蹂躪之變乎故曰不幸當難九死扈 蹕是乃福地也

在熱河時見班禪所居金殿屋脊上一對金軀黃龍起行如馬長皆二丈餘自下望之如此則其長與高

可知也其狀殊不類所畫神龍揚用修丹鉛錄曰龍
産九子不成龍一曰贔屭形似龜善負重今碑龜趺
是也二曰鴟吻性好望今屋獸三曰蒲牢性好吼今
鍾紐四曰狴犴形似虎立獄門五曰饕餮性貪食列
鼎蓋六曰蚣蝮性好水立橋柱七曰睚眦性好殺立
刀環八曰金猊形類獅好烟火立香爐九曰椒圖形
似螺蚌性好閉立門鋪又金殿四角起行金軀黃龍
而形與屋脊所立又不同鴟尾鴟吻之說傳記不一
蓋中国起宮殿必先鑄鴟尾鴟吻以占屋之成敗吉
凶故重之對類總龜謂龍産九子一名嘲風好險立
殿角一名蚩吻好吞立殿脊博物志逸篇云螭吻形

似獸性好望故立殿角蠹蛿形似龍性好風雨故用
于屋脊與丹鉛錄説皆不同漢武帝栢梁殿災越巫
言海中有魚名虬其尾似鴟激浪則降雨作其形置
殿脊以厭火災又大起建章宮越巫上厭勝之法設
鴟尾之象于殿脊我國船尾謂鴟則似鴟尾之鴟也
又博物逸篇云贔屭性好重故載碑螭屓形似龍性
好文彩故立于碑文上又總龜云龍之九子一名霸
夏好負重故為碑座贔屭好文故在碑文兩傍諸説
亦各不同龍子名號及性情何以知之古説傳會多
此類
自伏羲氏至今乾隆皇帝正統天子總二百五十若

通計呂后武后無統天子自曹魏孫吳南北朝至五
季總八十五僭偽帝王自后羿至周弘化皇帝吳三
桂總二百七十春秋之君四百九十有奇
巡撫山東等處督理營田兼理軍務都察院右副都
御史岳為聖德之保和備至天心之錫福彌隆恭報
瑞麟毓生光照嘉應事雍正十年壬子六月十三日
據布政事鄭禪寶據曹州鉅野縣知縣廖開春稱雍
正十年六月初五日據新城保地保祝萬年等稱該
保李家庄李恩家於本年六月初五日辰時有牛生
麟金光繚繞歷辰巳兩時遠近聚觀咸稱奇異理合
禀報等情隨即親詣產麟處所敬謹看驗係麕身牛

尾渾身皆甲、縫皆有紫毫玉定文定光彩燦生寶
屬聖世瑞徵擬合轉報等情職迅即委員馳赴鉅野
細加看審據稱瑞麟身長一尺八寸高一尺六寸廥
身牛尾頭含肉角定戴旋毛目如水晶顙如白玉遍
身鱗甲迭係青色甲縫俱有紫色絨毛脊背黑色三
節中節毛皆直豎前節毛皆向前後節毛皆向後胯
腹蹄腕皆有白毫尾長五寸五分尾尖有黑毫四縷
見經啚繪呈送到職、敬閱之下寔甚懽忭隨即恭
設香案望闕叩頭慶賀訖欽惟皇帝陛下道協清寧
功參化育體元立政六府修而三事和建極敷民五
典惇而九疇叙華星順軌丹霄麗煥壁之輝湛露凝

甘精甸閩千珠之液乃若黃河淸於曹單之間不獨
波澄秦隴慶雲現於洙泗之涯豈徒彩煥滇黔茲當
鉅野之鄉復覩瑞麟之育麕身牛尾允擅殊姿一角
圓蹄咸推異品職伏稽書傳春秋服虔註曰王者視
明禮修則麒麟至又禮斗威儀曰王者政訟平則麒
麟在郊又孝經援神契曰王者德至鳥獸則麒麟臻
是以軒轅之朝麟遊其記成康之世麟趾有歌撫茲
神物之誕生益見瑞符之昭格良由我皇上欽恭光
于四表如日月之照臨安阜遍於八紘化乾坤之幬
載况東省壤聯畿輔沐化尤先路接康衢蒙庥最渥
是知麟之所兆信而可徵五色含章卜文明之大啓

四靈冠首占戩穀之方來職忝任封疆欣逢盛羨自
天申命已知純嘏願效升恒之頌用抒拜舞之誠伏
祈照付史臣宣示中外繩於郊藪千秋表河嶽之奇
載在圖書萬古煥奎婁之象伏祈皇上聖鑒施行爲
此除具合咨貴部煩請查照須至咨者右咨禮部山
東督撫岳者其姓也咨表比我東科儀則疏而爛燁
豊腴生自古色過之尹亨山云山東偏産麒麟康熙
朝四皆牛産雍正時五牛産二豚三當宁聖朝五蜀
閩中浙河南兩歲內皆牛産而一則豕産直隸良鄉
云
順治丙申十月十六日四公主各歸漠北皆蒙古王

妻也路由王河館前蒙王率其下馳去駝馬甚盛公
主亦乘馬行蓄漢隨後而行皆遠餞也麟坪大君見
之

乾隆四十一年丙申正月二十五日内閣奉上諭前
以明季殉節諸臣各為其主義烈可嘉自宜查明錫
謚因命太學士九卿京堂翰詹科道等集議奏聞冀
以褒闡忠良風示來世子孫復念建文革除之際其
臣之仗節死難者史冊所載甚多當時永樂位本藩
臣乃犯順稱兵陰謀奪國諸人自當義不戴天雖齊
泰黃子澄等輕率寡謀方孝孺識見迂闊未足輔助
少主然其尊王鋤強之心寔堪共諒及大勢已去猶

且慕孫畱存抗辭詆斥雖須身湛族百折不回間為無慚名教者其他若景清鉄鉉等或慷慨捐軀或從容就義雖致命不同而志節禀然皆可為克明大義甚至如東湖樵夫補尾匠之流雖姓名隱晦不彰其心均足嘉尚特以永樂牲或殘刻逞志淫刑其屠戮之憯極于蔓瓜牽連之誅殆非人理朕讀史至此未嘗不憤恨追其中葉雖少弛厲禁而徇私曲諱終不肯顯示褒揚使忠臣義士之義久矣不伸殊堪閔惻夫以勝國革命之時其抗我顏行者尚念其忠特予表章矧建文諸臣不幸遭遇內難為国捐生成仁取義豈可湮沒自當一體議謚以發幽光而昭公道其

應如何分別予謚之處著同前旨交太學士等一并
詳查集議具奏稱朕崇獎忠貞有加無已之至意欽
此
皇明崇禎十一年我國將李時英率兵五千入建州
清人刼時英為前行與　明都督祖大壽戰於松山
土兵皆精砲祖軍多殲下令軍中虜頭一顆予銀五
十兩鮮人一級予銀百兩土兵李士龍星州人也獨
礮義不入丸凡三發無傷款以明本國之心也淸人
覺之遂斬士龍以徇祖軍望見皆大哭大壽乃大書
旌上曰朝鮮義士李士龍以風時英軍今星州玉川
上有忠烈祠即士龍俎豆之所苟使皇帝聞士龍名

合當特予美謚余過松山作文以吊士龍之魂
錢牧齋謙益字受之其身世半華半胡其文章半儒半佛其名節掃地終不免浪子之歸上愧其師孫高陽承宗下愧其弟子瞿留守式耜中愧其妻河東君柳如是受之既老死河東君尚少諸惡少嫉受之欲汚柳、自殺今見乾隆詔斥受之謂其自詡清流醜顏降附詭託緇徒喪心無耻可謂愧殺錢謙益我東先輩不知受之、失身徒見其有學初學等集未嘗不為之傷惜抄其詩文多列之文丞相謝疊山之下近歲已來頗亦聞其毀板禁藏而功令俗生家未必能盡知故今詳錄焉

蘓東坡之惡高麗則有以也當時高麗專事契丹而
特以慕華之意時入宋庭中州之士未必鑒悉素衷
或謂之窺偵朝廷者無足怪也且其貢路自明州下
陸必儒臣館伴而其供億之費常亞於遼使非與國
非屬藩而每在偪强夏國之上則當時士大夫謂之
無益者固宜我 朝忠順 皇明且將三百年一心
慕華尤賢於勝國而東林一隊輒不悅朝鮮錢牧齋
為東林黨魁則以鄙夷我東為清論可勝憤惋耶至
於東国詩文則尤為抹摋其跋皇華集曰本朝侍從
之臣奉使高麗例有皇華集此則嘉靖十八年己亥
上皇天上帝恭號皇祖皇考聖號錫山華修撰察須

詔播諭而作也東國文體平行詞林諸公不惜貶調
就之以寓柔遠之意故絶少瑰麗之詞若陪臣篇作
毎二字含七字意如國内無弋坐一人者乃彼國所
謂東坡體耳諸公勿與酬和可也我東文體誠如所
論而何乃卑薄若是吾故詳録之以見牧齋敗我異
於東坡
錢曾字遵王牧齋族孫與徐乾學共輯経解同時吳
梅村龔芝麓俱稱三大家皆 明朝達官而亦仕乎
今清其註牧齋贈劉鴻訓奉使朝鮮註説多失實又
於李如松東援事尤多誣筆可慨也
今皇帝斥錢謙益詔有曰猶假借文字以自畵掩飾

其偷生者可謂洞照其姦情矣如跋高麗板柳文之
類是也其跋語高麗刻唐柳先生集繭紙堅緻字畫
瘦勁在中華亦爲善本陪臣南秀文跋尾前後敬書
正統戊午夏正統四年冬十一月尊正朔大一統之意
肅然著見于簡牘蓋箕子之風教故在而明皇家文
命誕敷施及蠻貊信非唐家所可比倫也天傾地仄
八表分崩高麗久不作同文夢矣摩挲此本潸然隕
涕陪臣奉教編次者集賢殿副提學崔萬里直提學
金鑌博士李永瑞成均司藝趙須等而南秀文應教
署啣則云朝散大夫集賢殿應教藝文應教知製教
經筵檢討官兼春秋館記注官并書之以存東國故

事東人每以同文夢一語為故實作科體詩題甚酒甚酒陳五禧家有古文而還及柳文抄皆韓遠字以為高麗板頗珍之蓋本之此跋也

我國陝川海印寺紅流洞有元戎閣藏　明中軍都督太子太保李如松笠與袍共時所為詩一篇余嘗遊海印寺出袍笠觀之笠帽可三圍可驗其頭腦棟寺僧最長者著其袍委地尺餘萬曆壬辰我東被倭冦公以提督遼薊保定山東軍務平師東援疾趍平壤破倭將平行長於牧丹峯下遣將士婁國安入行長營奪　王子順和君及大臣金貴榮黃廷彧等以歸後六年戰死遼東詔具衣冠而葬之贈少保謚曰

忠烈公東來時進兵踰鳥嶺自聞慶還忠州故其祀笠遺在陜川公本朝鮮人自其遠祖英洪武時始入中国居襄平我國人鮮有知其本者曾見王貽上帶經堂集載清兵部侍郎李輝祖神道碑有曰鐵嶺李氏自寧遠伯成梁以關閫顯勝國至本朝其門益大入叅經幄出為將帥李之先出於朝鮮其從襄平自英始英以軍功授鐵嶺衛都指揮使子文彬文彬子五人長春美春美子涇涇生寧遠寧遠之長子即公也輝祖乃春美之弟春茂之後也於是益知公為我國出也　崇禎末公之子及如栢如梅之子脫身東來為其父兄建五大功於朝鮮則非但舊恩可售亦孤

死首丘之意也然中州鼎革之際本國亦不無忌諱
則諸李之来歸者亦不敢明言其所自出也余於宣
武門内瞻雲牌樓前逢一美少年自言寧遠伯之後
名鴻文翌日為訪余錦緞舖出懷中印本族譜二卷
乃鐵嶺李氏世譜而自英始系之曰朝鮮人與余舊
所識益合無疑鴻文祖偏德年今八十二歲風痺不
能起動使其孫遍訪朝鮮館外逢有心人傳之使東
察其意殊不戢李萱革之今官于我國而余亦不敢
明言寧遠伯之後有某〻在於本國也及暮歸館邑
點燭與来源革覲之益寧遠伯長房曰如松如松一
子曰性忠性忠下曰無後益性忠奔逃東出故也吾

雖不識李萱一面當出而傳之

萬曆時荊門人康國泰坐法從遼陽都督劉綎征建州國泰從戰死子世爵年十七直入虜軍求父屍兵部熊廷弼置之麾下及遼陽陷世爵亡入馬登山夜泅濠出塞保鳳凰城城陷入金石山日食木葉得不死間出義州遂避地居會寧府常冠楚制而自號其堂曰楚憤余過金石山義州刷馬驅人輩指點言世爵隱身處多奇聞

高麗忠宣王諱璋朝元搆萬卷堂於燕邸與閻復姚燧趙孟頫虞集等遊考究書史元封瀋陽王以為丞相遣博士柳衍等詣江南購書籍船敗時判典校洪

淪在南京以寶鈔一百五十錠遣行購書一萬八百卷而還淪又奏元賜王書四千七十卷皆宋秘閣所藏也瀋王請于元英宗降香江南遊江浙至寶陀山明年又請降香行至金山寺帝遣使急召令騎擁逼以北命護送本國王遲留不即發帝命祝髮以學佛經為名流之吐蕃撒思結之地朴仁幹等十八人從之距燕京萬五千里忠宣豈徒為遺外千乘耽嗜書籍而已哉昔南越王尉陀逢陸賈大悅留與飲數日曰越中無足與語至生來令我日聞所不聞耳聞如此況真乃目見乎所謂河伯望洋而歎當時從臣如李齊賢輩雖文學才望推為東國之巨擘然置諸闕

姚越虞之間還應望洋而知醜矣玉蝀橋邊遙望五龍亭真所謂人間世

陸飛字起潛號篠飲杭州仁和人也乾隆丙戌春與嚴惺潘廷筠來燕京洪德保證交乾淨衕衕有會友錄余曾有序篠飲家在西湖坊名湖墅大関內珠兒潭

起潛言肉桂交趾產近世亦難得肉桂性引火歸源桂皮性發起伏火用法大相不同云吾東之妄以桂皮之稍厚者代用危哉危哉余曾以此語遍告醫人及藥局偶於通州藥肆覓肉桂則出示拳大者價銀五十兩有范生隨余潛囑此非真中國絕真亦已廿

餘年云

震澤長語云祖宗時歲用以黃蠟一事言之國初歲用不過二千斤景泰天順間加至八萬五千斤成化以後加至十二萬斤其餘可推知也

又正德十六年工部奏巾帽局缺內侍靴鞋合用紵絲紗帽皮張等料成化間二十餘萬正德八九年至四十六萬末年至七十二萬即此其餘可知云

我東以錢十文爲一錢以十錢爲一兩今中國以百六十分爲一鈔十六文爲一陌我俗以錢一文稱一分錢十分爲一錢李炯菴德懋謂其義出衡與度也十釐爲一分十分爲一寸十寸爲一尺錢一文之厚

合十釐之積為一分也十文之積合十分之厚一寸也百文之積厚可一尺也衡則十釐為一分十分為一錢十錢為一兩今錢之名數取衡之名數也然今我錢大小厚薄不倫難以取準矣

海外記事一卷嶺表頭陀汕厂康熙甲戌往大越國所錄諸事大越國在瓊州南海道萬餘里海朝日有箭鳥從洋中起繞船一匝向前飛去舟人曰此神鳥也洋中見諸怪異浪上豎小旂或紅或黑乍沉乍浮一枝綫過一枝復來續有十數枝船人曰此名鬼船見則不利風濤驀發雲霾濛濛有烏龍蜿蜒出船左舟中人急燒硫黃鷄毛雜以穢物渾灑不得近一夕

陰雲晦冥星月無光忽有火山陡後起光燭帆上如
野燒返照漸與船近舟中人以木叩舷不絕響約兩
更時候審知舵掛其體船稍廣開始隱不見蓋海鰍
目電云旣至其國皆裸體披髮以布纏蔽其前推
髻漆盎水而蓮花浮動翠葉便翩而無根無藕其國
戰陣皆以象國王出塲演武每以十象為偶背載丹
漆木鞍三人共一象皆金盔綠褉執金槍而立其背
縛蒭為人列樹臺上如軍陣狀連響銅鼓齊發火器
諸軍直前觸象羣象亦騰踏奮前則諸軍退避象各
以鼻卷取蒭人而還国有死罪則縱象拋起數丈仰
齒貫之洞脑穿腹須臾糜爛汕丁勧除其刑國王具

言本國山中犀象成羣要拘生象用兩馴牝誘夾之
以大纜絆其足於樹間使不得動飢渴之數日使象
奴漸狎近而飲食之少習兩牝挾而歸時方早春平
疇苗綠已含穗不糞而一歲三獲云風土氣候常煖陰
以長養陽以消鑠故萬物蕃生於秋冬其作事用夜
女慧於男樹多波羅蜜椰子檳榔山石榴丁香木蘭
番茉莉其鄉邑聚落皆茆屋竹籬
康熙乙未間我國人逢黑真國人於山海關外與一
女同行蓋寧古塔東北數千里有氷海五年一氷有
國曰黑真未嘗通陸前此十餘年黑真一人忽涉氷
至西岸初不辨是何物細察之則人也遍身蒙獸皮

但出頭而髮鬈如羊邉人生致皇京康熙皇帝招見
饋之飯則不知喫惟啖生魚肉陳列百物於前觀其
所欲得而卒無所顧引示女人即欣然摟抱於是帝
命擇配聰慧女子且令伶俐侍衛五人并女領還本
國給五穀種耕具使教之農後五年與其女子復渡
氷海而來謝恩持大珠如拳者數枚貂皮長丈餘以
貢女言國在大海中無君長人長者三丈小不下丈
餘惟獵禽獸食生魚蠶珠滿海中光怪不則此載一
菴燕行記余談次問之郝志亭其答大同小異益知
天下之大無物不有也

所謂軍機大臣皆滿人也嘗聞國中有機密大事則

皇帝御招軍機大臣同登高樓自下去梯聞樓上鈴聲然後還置其梯雖數日未聞鈴聲則左右無敢近樓雍正時軍機大臣恭鵠立蒙古人工畫曾寫康熙皇帝及雍正像鄂尓泰彭公冶文武全才金常明者我國義州人也亦帶是號今福次山追到御雲店中年可廿五六亦稱軍機大臣云

雍正二年二月庚子欽天監奏稱日月合璧以同明五星聯珠而共貫躔宿營室之次位當娵訾之宮皇帝勅付史官知委中外又雍正四年親耕籍田嘉禾一莖雙穗以至八九穗是時兵中又進瑞繭其大如帽其他獲至鳳鳴河淸慶雲甘露靈芝之屬無歲無之

而查嗣庭日錄反以為災異或稱中國真人當出之
應及查獄雍正皇帝詔諭中外曰甬漢人既同享太
平而不知歸福國家必曰真人當出是誠何心此真
思乱之民云〻是獄所連數萬家年未十七省所呈
靈瑞尤多於雍正時而漢人輒遣思漢之獄則果非
瑞伊灾
清景陵碑即聖祖仁皇帝也共諸子箇〻名士果郡
王允禮筆法非祝枝山所比姜女廟北鎮廟皆有果
郡王枉聯撫寧縣徐若芬家亦有果王所題余欲摹
歸而行忙未果
康熙共二十子而才子怡親王允祥莊親王允祿

果親王允禮雍正帝允禛第四子也八王允禩九王
允禟十三王允禔十五王允祐廉親王允禩十四王
允禵本名允禎屢建大功衆望所屬及康熙大漸漢
閣老王惔同承顧命誤認禛字爲禎字第四爲十四
惔被罪而允禎爲逆魁改禎爲禵
我國西沿長淵豊川海邊漁採荒唐船皆覺華島人
每年五月初來七月初歸漁採之物只是防風海參
或下陸丐粮我國陳奏請禁康熙五十四年二月禮
部覆奏請行文奉天將軍奉天府尹及山東江南浙
江福建廣東等處督務等申飭沿海水師營嚴行禁
止在朝鮮境上漁採及私行越江者被朝鮮捕送則

嚴行治罪該地方官交該部查議亦令嚴飭朝鮮國
沿邊防守官兵不時巡查如有此等之徒使之拿獲
解送云、今唐船之來西沿吏校雖即報知該地方
官寀無可禁之道則佯若不知候其當去之期遥問
收碇日字始乃馳報水營若今日初來之狀水營一
邊馳啓于 朝廷一邊嚴飭該地方官刻日逐送其
寀皆掩耳偷鈴之術我國邊防可謂寒心
漢制三公月俸三百五十斛自中二千石至百石凡
十四等中二千石月俸百八十斛百石月俸十六斛
後漢大將軍三公月俸三百五十斛中二千石月俸
七十二斛錢九千至百石月俸四斛八斗錢八百晉

制品秩第一等一千八百斛後周凡九命三公一萬石至下士一命一百二十五石唐制正一品歲七百石錢三萬一千至從九品五十二石錢一千九百七十宋制四十一等宰相樞密使月錢三百千至保章正二千 皇明正一品月支米八十七石從九品五石大約較之春秋戰國時卿祿萬鍾則漢制三公月俸已爲些略考今淸制祿州縣養廉又些略於 皇明之制矣

高麗中書尚書令門下侍中歲米四百石至助教十石 我朝正一品歲九十八石紬六疋正布十五疋楮貨十張從九品十二石正布二疋楮貨一張壬辰

倭亂後一品歲俸六十餘石無紬布稀貨大約制祿
非儉於前代官多冗員故也
中國冬月以紙糊窓格間用琉璃片畫作人物花草
以嵌之由室內視外無微不矚從外視內則無所見
此元歐陽甚漁家詞花戶油窓也沿路市上賣彩畫
琉璃者極多皆牕格所嵌
數珠之制必須五品以上帶之而翰林則以七品而
亦許帶出爲知縣則不得帶通官烏林哺徐宗顯輩
俱得帶珠者所以記榮外國乃權帶也
皇明始終有三異事　太祖高皇帝起自比丘建文
皇帝大內老禅崇禎皇帝被髮殉社

王陽明之道學戚南宮之武略汪南溟之文章皆有悍妻平生畏伏不敢出氣亦備 皇明三異事

康熙中王士禎在刑部日閲爰書有姓妙氏島氏盬氏艮氏纏氏杵氏到氏律氏茶氏烟氏糠氏首氏早氏威氏氷氏坎氏搨氏欖氏葱氏皆中國稀姓也余至瀋陽有貧希顔希憲兄弟皆江南大商至山海関有曰勝者擧人也古有離婁離氏與坎氏爲婚杵氏與臼氏作配則可謂天庭伉儷

世傳雍伯種玉今吾所経玉田縣是也五侯鯖載薛瓊至孝家貧采薪遇老夫以一物遺之曰此銀窠也用西壁土種之銅盆中當得銀如言種之旬日生苗

毎旬開花、有銀色如螺鈿及結實皆銀也高太史棫生謂余曰西域有種臍羊捕羊先採臍種之厚土至替生羊、伏地生形如家畜聞雷則臍落此載元史云羊可種臍銀玉亦可種也

雍正元年詔曰太行皇帝書筒中撿得未經頒諭旨以明太祖崛起布衣統一方夏經文緯武為漢宋諸帝之所未及其後繼體之君亦未有如前代荒暴淫虐亡國之跡欵訪其支派一人量授官職以奉春秋陳薦朕思史記東樓詩歌白馬後世頗多疑忌以致歴代之君宗祀殄絶朕仰體皇考康熙如天之心遠法隆古盛德之事謹將大行皇考聖祖仁皇帝諭

皆須裝訪求明太祖支派子孫量授職啣俾之承奉
春秋享祀是時朱氏一人變其姓名作官外邑爲仇
人所告帝召見詳問其跟脚特命封國公以奉　明
祀云
巴克什滿州語大儒之稱淸太祖　時有巴克
什達海者滿州人也二十一死弟子孝服者三千人
號稱神人新羅斯多含年十五風標淸秀志氣方正
時人奉以爲花郎其徒千餘人余擧而比達海之風
成瑪秉健笑曰新羅花郎之號絶勝理學先生芬人
崟頻明陸瓊臺天資高邁年纔弱冠會講東林摳衣
趍隅立弟子之列者一朝八百人

明特進光祿大夫前軍都督府左都督南昌劉公綎字子紳善用大刀重百二十斤號劉大刀全羅道順天府有烈武祠乃共壬辰東援時視師之地也綎從李如松進勦倭酋行長扵開慶如松還而綎獨戍皇州八莒城與都督陳璘合擊行長于順天海口圍曳橋十餘日行長遁而東師首尾七年功最多後二十年死深河之役當　皇明出師之時綎請以步卒五千擊倭　神宗皇帝壯而許之明史行長潛出兵千餘騎綎遂退云皆誣史也史又稱杜松兵敗楊鎬馳騎召綎騎未至而綎已死云今清天子正朝必先宗廟而親謁堂子或稱鄧將軍廟或稱劉大刀祠中原

人甚秘諱之或曰劉綎暴殁其神甚靈天子不親祀則天下大疾疫凶歉宗廟輒有灾異不寧云

朴松堂英讓寧大君外孫也天資豪邁家又富厚年十七八遼東為購鵓鴿而還余至遼東店中所養鵓鴿千百為羣既夕飛還各尋其家店中大石槽預灌灰水鵓鴿朝出遼野飽荳而歸爭飲灰水皆吐荳則以飼馬

王元美宛委餘編載女子為兵官者若軍司馬孔氏顧琛母也貞烈將軍王氏王廠女也唐行營節度許叔冀部下王氏唐氏侯氏皆其行營果毅校尉也陳女白頸鵝為契丹懷化將軍獨不知唐太宗追贈新

羅善德女主為光祿大夫又册真德女主為柱國封
樂浪郡王既薨高宗贈開府儀同三事余嘗見之李
德懋耳目口心書中琉璃廠楊梅書街與凌野高樾
生飲談次及之凌高諸君頗詡博雅
余所至多以落花生橘餅梅餹菊茶見待皆閩越所
出也楊梅五月熟其色赤鮮大亦徑寸性熱多食則
令人損齒云
鄭曉古言云歐陽永叔數繫辭司馬君實詆孟子王
介甫非春秋二程子改古大學晦菴先生不用子夏
詩序皆不可解云余竊有所感於此也
又不可以自誇博雅妄有紀述康熙中王士禎著書

最冨共筆記云風俗通漢有太守潁先井者共自莊井音膳
自以為姓名三字二字不通余嘗舉此語之李樾官
樾官曰此漁洋未審且風俗通更趾太守有頼先者
潁即頼古文又玉海漢有校尉頼冊者是合頼先頼
冊二人名為一人如井又井之本文不必註音為膳
段樓酒席語之漏明齋漏以為樾官博雅更勝漁洋
云
春明夢餘錄北平孫承澤著考共国史高麗史元盛時元孝王
遷居江華島元無如之何但責共不登陸而已竟臣
服於元而終不登陸至共子順孝王親迎王主元公主
以元服同輦入國觀者駭愕時從行宗宰不開剃王

責之至其子忠烈王則宰相至下僚無不開剃惟禁內學館不剃左承旨朴桓呼執事諭之於是館學生皆剃髮云清之初起俘獲漢人必隨得隨剃而丁丑之盟獨不令東人開剃蓋亦有由世傳清人多勸汗清太宗令剃我國汗默然不應密謂諸貝勒曰朝鮮素號禮義愛其髮甚於其頭今若強拂其情則軍還之後必相反覆不如因其俗以禮義拘之彼若反習吾俗便於騎射非吾之利也遂止自我論之幸莫大矣由彼之計則特狃我以文弱耳